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五

書

范丞相鍾

某越在海濱數千里外伏讀制麻超陞左轄  
天子之大老允為帝者之師臣遠士遐氓鼓  
慶則揚庭宣布時中朝搢紳退而酌酒相賀者可  
知沙堤火城中長安軍民出而擁馬聚觀者又可  
知本朝諸范居此位者有矣然時至而旋為之雖  
忠宣亦或有議獨文正公自書生自小官時便有

經濟事業識者恨其止於參預不獲盡其用大丞  
相則至乎其位矣當聖上奮發威斷收攬權綱之  
初一時大臣自內而出者三自外而入者四而屹  
乎砥柱之不移授以魁柄之重任獨大丞相一人  
其深契上心大服人心可見上二十二年間五更  
宰輔寶紹柄臣姑寘勿論端而熙熙而淳其得失  
是非匪徒深袖旁觀固已隨事救正今以身佩天  
下安危為社稷重輕則上之責治下之望治不容  
不慨然任之以嚮之驟變為戒然不變則窮而莫

之通以前之獨運為戒然不運則散而莫之收竊  
料鈞筭其變也與諸賢共之其運也與同列共之  
密轉徐收固當於不動聲色中得之大之莫急於  
國本必蚤定則無夜半片紙之虞內之莫要於宮  
府必預防則無他蹊旁落之患外之莫重於邊閭  
必審其人則無臨陣易將之恐凡是皆緊要機括  
所繫者論相者人主之職進君子退小人宰相所  
以佐其主者方局面更新士之抑鬱不伸者喜曰  
路通矣宜引類不肖之局于格法者亦喜曰路寬

矣可沒間某則謂大丞相老成定慮寬以待四方  
之賢嚴以杜群枉之門必嚴於彼乃能寬於此凡  
是亦用舍機括所關者抑猶竊有言焉數十年來  
情之一字壞盡世界果才雖讎必用有罪雖親不  
貸孔明治蜀何事不行者以此近雖賢相於氣類  
甚有情於常人以親且故亦有情暨其解政則譁  
然曰情多也雖受其恩意者亦尚聲和之以求免  
世議然則情者常人之利於宰相何利哉惟並進  
天下之賢良長短巨細隨所位置若其大者與世

運相關願極力主張之李長源智慮過人亦豈不  
足為唐名相舍宣公而薦參晉以代世以為大恨  
禮絕之榮在眼前相業之議在久遠大丞相已洞  
照此理愚者之慮雖贅而亦忠也某素拙且訥無  
用於時內而取數已過多外之分閭不啻足久居  
蠶粵三考而羸力薄技殫一日猶葺民夷安妥仰  
藉威靈精神耗衰自視驚惕天有請儻蒙敷陳  
俾得抽出炎關祝釐開館則大丞相先生終始大  
賜鈞慈其深念之

游丞相侶

某舊秋聞逐亟走其夕僅能出關詰旦辱絨座訪  
馬越日走十里外蕭寺待孥累搬出辱遣問且饋  
烏家既至而舟尚遲又隻身自走數里外則聞領  
橐從載酒至焉顧負罪方新人所厭畏廼蒙眷眷  
如此若非預畏濡滯之議得下一拜請一語而去  
則老死山林無憾矣既還里不敢作帝城一字又  
念受公知最深且厚其可缺謝某己丑秋謁選時  
友人實之王正字為京幙能言中朝有歐陽公輩

人物欲執贄不敢而聞把節還西甲子春偶綴班  
底聞公且召明春聞至北關外亟趨迎望之如秦  
山喬嶽則韓魏公地位人也竊喜國有恃矣自是  
間造丈席而樸拙無以自見則猶夫人也又明年  
偶玷遺補官輒因首疏頗有望於論思講論者其  
時諸公見之或默或哂獨尚書不以為不然且謂  
每從容講帟至關涉人倫處未嘗不反復致意此  
丙申中秋三日語也繼而明裡之雷又繼而誕節  
之雷又繼而夏五日之火惟尚書不待終朝皆先

衆言之則某所愧而服者也亡何防禁立某非敢  
犯此禁偶因職事及之罪遂固宜併累鄉人謂止  
此矣而繼逐者益多蓋萬馬索然無復有引吭者  
待盡窮閭凜凜後譴不敢復有望於今之君子矣  
忽一日有傳示尚書一疏所以開廣上心辦釋上  
疑者千二百言懇惻至到某字字紬繹感喜至泣  
上聰明本無怨言之意既容又進必將有感悟之  
日國家深仁厚澤本無罪言之法既絕又續可以  
卜延洪之祚公前之言三其時猶有謂惟恐見撓

於人今之言獨尚復與誰較先後乎可謂純意國  
家者植立未嘗哀物議所共嚮而猶於省闈發策  
若自致不滿然尤見忠誠有加無已之意近聞有  
既言而復悔者有昔隨聲以為是而今非之者甚  
則有當解圍救急頃借以中傷併以諂進者皆非  
真知吾君者君豈可欺哉某不應復及前事特以  
議論有與公相關處其始也非徒以薦進為任而  
實寓開解之意其後也又不以妄發為累而密施  
護持之力此德不淺故言之不覺覩縷繼此則絕

口不敢再矣今天下皆知虛議論之為無補矣用  
實才而計實利害圖實事功甚幸其善光陷幾危  
黃解精定自古待夷狄未有不終歸於和而得其  
和則未易以和為款實賂豈能無以款為備實成  
豈能撤有賂之費有成之費楮賤則物貴然遐僻  
不用楮處物亦數倍誰啗其產曷給實費數百年  
來經經無好手大抵隨病而處方多出臨時之幸  
中今無賢不肖皆願謀事者之中而其幸則與海  
內共之否則如之何本朝立國素弱所恃者天所

謂內治者下至百執事之身一言一行一法一制  
無非與內治相關修飭點檢不留罅漏皆所以扶  
積弱之國繫永命之天內治則外治歷考安危鮮  
不相應然亦虛論也信書生之習聞者未易忘也  
今遠外所賴以為國元氣者惟於尚書無異辭蓋  
誠意克積為主上之所敬信貌象和平雖忌者亦  
皆退服其屹然獨立者非天留之以祚宋乎司馬  
公不受副樞一節所以使人主知士大夫皆非愛  
官爵者富公亦辭副樞越半年乃拜亦以社稷之

任不可辭溫公之竟不受富公之不得終辭皆於世道有補今公進一步則坐政事堂矣上之責治下之望治自此始蓋出素學弘濟多艱夫然後知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也昨見劉潛夫編修出珪翰相示存問賤子併及實之不隨世好惡在公為常事而僕輩感激不已某與潛夫相繼叨祠廩裏言之助實之貧尤甚一對而三被論三鐫秩其後一論則三四人者罪皆同而赦過有先後非某輩所能安他人未必有念之者公能一援手免飢墮溝壑則已足不敢有他望也此非實之之言特朋友之謀云爾輒因玃謝信筆無倫又併與世俗紙尾彘語略去恃知己敢爾旦夕望兩地則揆分不敢矣

某還家一年涉夏奏記儻獲登徹巖電近堂凡連江主簿克昌東歸具言將歸日鄉同榜顧尉孺武傳尚書之命凡甫之新進士悉呼以前其未歸者僅得八人意春官座主之所以寵其諸生者坐甫定諸生請風變後所請對副本既出而教之酒且

半又出示前此辭免與丐去諸藁且曰歸與潛夫  
德潤言之又知尚書之意在此自孔氏有宗子之  
語孟氏有舍我之歎豈不欲得君行道哉今世道  
繫於尚書一身若必以去為高當世何望焉畏天  
命哀人窮此聖賢所以汲汲於世者尚書安得不  
身任其責以副天人之望哉某與潛夫實之皆孤  
遠造朝荷尚書知遇不淺既一網打去唯恐歸為  
鄉邦羞尚書獨於衆所厭棄之中進其鄉士而語  
之猶以僕輩比於數人者使不惟不以為羞又反

若以為榮為其寵遜容之意甚異其教新進之意  
甚深鄉之士無先後皆曰尚書之與莆人若有宿  
緣如此某方欲寓謝偶親戚前泉司銅場龔從事  
均官滿留三山寄書告別將為赴班之行輒附數  
字且併為龔致稟為莊敏實之參預為淳熙名執  
政困於讒口竟歿瘴窟群小作流共工于幽州之  
賦以快之嘉定間其子通判晏汀字日政請謚于  
朝偶其家刻奏議有涉當國者之父或摘出以示  
之謚議既下太常考功遂寢不行終柄臣之世莊



敏諸子無立朝者汀州最賢未六旬不赴郡與其  
婿陳師復寺丞為終焉計暨端平初翁婿皆不及  
見矣當嘉定中有大儒之子刻其先集語有稍涉  
者削去之由畿漕登橐從若大不削去又送本世  
未有不笑龔氏之愚雖然亦各其志也去歲申理  
謚請求之故府則奉常初議僅存秉筆博士則後  
溪之子也首援文公跋語以為斷則大節皦然矣  
惜乎始扼近習中扼柄臣而去夏考功再議稍欠  
發揮某在西掖書黃見之為不滿然初議已得之

矣其偶存者天理也今謚行矣均則莊敏之孫汀  
州之子以孝謹稱始改官矣非天定乎後溪家蜀  
之望非獨今也蓋莆前輩於蜀彥亦有緣如此均  
所以願拜尚書之下風而求伸焉其由傳左過尚  
左有可以照拂之者惟垂情幸甚

某籍歲嘗以竿尺為瀆謂進一步則不敢瀆矣欲  
用无城事温公故事也然首春不肖姓名見於報  
行朋友皆為某危之且曰若啓擬不已恐重為造  
化累獨無一語以謝知己且請寬之請置之乎如是

將半年乃克通昭文書不通李公書則已一通一  
否於心豈安此所以再拜且賀且謝而不敢膠前  
說也方相公位望逼近時乃以人所難言者切劇  
不已豈復為兩地計哉廷號肆盼晉擢樞筦師言  
方穆延登政途非獨聖意乃天意也蓋其積公輔  
之望自其為布衣時為小官時為庶僚時其全室  
已具胷中非若後世逐旋修方隨局布著時來則  
為者比也然莫難於今之時而相公適當之國與  
民俱貧虜與兵俱驕遠氓何知猶有我生不辰之

憂况邊氓乎况近邊乎况內地將漸化而為邊乎  
甚哉岌岌也然以今歲言之自登庸以來有可賀  
者昔漆室女有憂也今中外之本有繫矣昔明禋  
雷後變怪不止也今月星明擬駿犇忻舞矣昔江  
岸衝齧可畏也今漸循故道而堤築有成緒矣昔  
狂韃歲至也今若有牽掣雖冰合亦必至矣如前  
四者非人力所能預國家所恃者天故凡禍難之  
來必自回天心始君即天也必自回君心始人見  
其粗者但以目前禍不及身為世事之治否現相

業之善否豈知相公用力於其精者抑近習而蹊  
徑稍歛迹退姦佞而言路漸得人亦其效也然而  
邊嚴微密之間至當盡心也邪正稍長之眇至當  
留意也必使君道之陽君子之陽中國之陽微而  
復復而昌且實焉自古受交侵之禍者皆陰之極  
而陽之絕也未有陽存而陰能為害者相公學力  
正於此處用之當天心漸回之候乃國勢欲定之  
幾君相宜戰戰兢兢以承之否則其暫回而少定  
者豈足恃哉相公當以此自任而海內亦獨以此

望相公也劉潛夫郎中每得鈞翰出以相示深感  
勞問之語潛夫嘗以鄴侯事為獻相公慨然領略  
之今舉朝非獨無此心亦無此言矣往往獨相公  
一人而已其事之本末則天下後世將有考焉非  
其所當言而亦非所敢復聞也兩年杜門百念灰  
冷去冬悼亡近失冢婦夏疥方蘇秋痞繼之此豈  
章子厚所能為哉殆不耕不戰之身虛靈祠廩所  
招今亦自知之矣惟願相公益發願力益豎脊梁  
出否身屯大扶世運使某獲為太平一民抱甕灌

金匱集卷之五 十一  
園以終老餘齒則相公之賜大矣引領階符其下  
情不勝願忠祈嚮之至

某曩猶以草野閑人屢徹姓名於光範門下每蒙  
賜之溫答所以煥然祔存之者甚厚入夏忽傳新  
命驚疑久之感恩深而奏記緩皇懼死罪因記端  
平初相公自蜀至一晉謁便沐異躬時諸公爭以  
議論為風采惟相公慷慨惻怛以一身備四氣之  
和某每謂諸公精銳有餘未必皆能有濟異時一  
線氣脉所寄以不絕者惟相公耳亡何某亦以妄

發觸忤朝中或笑其狂或怒其戇雖某亦自疑其  
愚相公乃由是而情益親眷益厚既以罪斥凡向  
之精銳者皆靡議論幾於盡絕矣而相公乃於此  
時顯諫密諭不一而足泚純誠實力堪負荷人家  
國者能之乎天祐我宋四海善類必將有主主善  
類者非相公其誰此某所以廢放累年飯蔬據槁  
差無意外憂者恃此而已舊臘祠滿亦不敢請誠  
不自意誤渥起家若是其寵啓擬之公此大臣汲  
引之盛心也啓沃之密必有行於啓擬之先者亦

欲終守愚辟庶幾昔賢以身感寤之意既辭輒受  
有愧初心既而始自解曰聽言受諫人主之大德  
也棄瑕宥過朝廷之大政也螻蟻微軀進退出處  
何足深計然使天下後世昭然知聖天子不以微  
眚廢士之大節不以一語仇人之終身接扶本朝  
忠厚之澤導迎當世和悅之氣未必不自某始勉  
焉驅馳課實效贖往愆或者可以補報上恩然未  
知其力足以任乎此否也今天下之望在相公一  
人相公之所與天下誰不與之某其可藉此免於  
戾乎

某仰觀大丞相起西南儀表著積公輔之望者二  
十餘年一旦延登揆席合文武二柄而授之某越  
在海濱數千里外與遠士遐氓鼓舞相慶則揚庭  
宣布時中朝搢紳退而酌酒相賀者可知沙堤火  
城中東都軍民出而擁馬聚觀者又可知然居守  
文之世易當扶顛持危之時難墻壁破壞東支西  
撐事關門外者不可以難著力而遽弛若夫薪膽  
卧嘗上率下應事在門內者宜若易為力而實亦

難大丞相終始持兢畏之說以告于上者切中病源人皆以舊丙衝突為厄會寧有是哉粘幹與韃覓之迫近同而禍福不同者政宣間上下百蠹具有而景德無之苟吾德與政無缺無罅何憂乎遠醜否則豈惟丙哉寬則恣睢急則芟剪於彼等何利貫鞏何利豈不足為姦險者鑒今內治於外治並舉宵旰亦知兢畏矣十三室延洪之業九州四海億兆之命皆自聖君賢相之心出則兢畏亦大臣事也克艱乃又后與臣同曰難不易君與臣同

莫大於國本必豫建則無半夜片紙之虞莫要於官府必預防則無他蹊旁落之患莫急於收拾人物自大賢重朝大姦屏處外長短巨細隨所位置而無失職之使之歎凡吾屋裏事事整齊則理財而裕治兵而強選將而精自閫以外皆有足恃人既悅服天亦悔禍容邪辟易關甌可補是其機無不自一堂聚精會神始由臣子言之則曰正君心以正朝廷由君上言之則曰啓乃心沃朕心未有臣心之不正能使君心正者大丞相張盡無隱有

證之忠言人所難有必之智疏陳時病有贊之達  
而又惻怛篤實以行之蓋惟才與誠合而學無不  
足故能君與相合而言無不契人與天合而事無  
不順相業可以光明萬世矣惟大丞相留意  
某墮身嶺外望中朝如在霄漢略不知近事血脉  
時見睿詔於邸狀中乃知大丞相有浩然志聖主  
之眷倚方隆海內之屬望甚至漆室之憂中外以  
以為慮今有定論甘泉之警連歲所不能絕今無  
遽聲木機火穰之證所在有不能齊今為全稔亦

足見訝謨填撫燮理之明驗三年有成世方以此  
觀大儒調一之效宜以社稷為悅曷為若不憚然  
間有傳到朝紳奏藁者非一皆曰右丞相有翕受敷  
施之德而鑒裁精有休休有容之量而權衡定為  
一世善類之宗微詞婉義若効其助者無他助國  
家護宗主耳自大丞相觀之事君必行道者而奚  
不可焉所援以為同列者而奚不悅焉朝廷有大  
議論大處置大用舍願大丞相益弘益毅以當之  
有萬牛不可回奪者若夫小小異同未便可作何

處無魚羹飯之興直須功成使後世有所考則野  
服午橋詩酒之遊乃安此其與善類拳拳之望

趙尚書

汝談

其之合汰去久矣荷天度優容以至于今猶幸前  
日得侍函丈竊聽餘論昨晚聞命卽出關既而知  
先生有太常伯之拜而所兼者他屬矣誠切疑之  
豈非前所聽之論或有覘之者乎茲拜繫誨則知  
明拒之也甚盛甚盛扶世實難而變壞甚易每恨  
學淺力弱唯恐為師門羞蒙存問甚至孳累更須  
一兩日乃得出一動之艱亦不暇計也區區感別  
之悰尚容嗣玆

尚書木史云汝談聞兄去國匆匆甚訝不應爾  
或云蓋有不書名之憾焉如此則此行又見有  
光矣可賀也前日亦嘗有見屬者某以公議不  
容已已直告之故彼懼而急為此轉移然亦不  
肖之幸也但區區亦未欲為苟出少假數時吾  
亦從此逝矣某尚在告更須出月乃得出參恐  
兄行速不及追送故且以此簡先致其區區千



萬幸察別無所委喻否

又先公手記云南塘既入已見文字得疾在告  
二十日蕪給事或曰文字之力廿一日往問候  
且賀蕪職適余福州至遂併請余退獨留問若  
留中何如荅近多以平凡怒之曰果碌碌又荅  
嘉興史豈不來曰亦碌碌荅以如儔類盡至何  
曰亦是若曹小坡捺得住甚幸否則不容已廿  
四日余除吏書蕪瑣闥趙自侍郎除刑書既而  
聞廟堂以簡與趙若留之則不必異同趙報以  
何以見魯衛之士遂以吏書併瑣闥與余而趙  
亦遷外人不盡知委折但曰文昌之除乃文字  
之力不知瑣闥之奪蓋有因也

某屏逐之蹟廿四晚聞命亟出投昭慶以其近城  
廿六早投龍山精舍其晚孳累自農寺至亦幸輜  
重為融風所滅故治壘差省力欲以朔吉行而舟  
楫未易辦蓋距城十五里庶幾蹤跡稍遠又三日  
聞從官載酒將至恐有濡滯之嘲獨走避于六和  
塔前之民家直至初九方是出行日知先生已拜

大常伯命欲往賀無從端誨賜眷眷至情溢於  
言意之表且令寄聲潛夫因笑火災求言適當議  
論之衝固應不免潛夫諸人在數千里外非池魚  
之論乎但一大變異一大機括而結求言之局者  
某也相其行者祝融也此亦平日有空言無實畫  
之譴也敬知罪矣先生不宜輕動陣脚以決消長  
之機所當硬立脊梁以副中外之望則世道將有  
賴焉

袁侍郎甫

某昨者忽聆侍郎扁舟絕江追送不及盈庭相顧  
驚愕既知暫爾謁告又趣還盼命者屢而驚愕者  
之心稍安蓋日日以望者四閱月矣前月二十二  
日有大學生陳兄甲相訪出書一通見授蒙齋一  
字不輕畀人拜而後受與陳語佳士也改名之說  
亦通既繳以呈范文方欲并與范荅示國博而某  
以罪逐范自司成遷夏卿皆廿四也侍郎過江寧  
幾日而京邑之災烈於辛卯求言有詔紛紛互詆  
卒之所以結局者某也彈疏聲罪可閱而知右

坳直前西掖封繳二者皆侍郎所經歷立大聲名者而使卑寒如某冒之徒有慨慕不可及之歎其見逐固宜一去無憾有懷國家耿耿不寐每默坐班底竊窺今世人物孰可當大任者歎息其不可為者與曰難為者皆是惟蒙齋先生欲以精神為之蓋有所不為然後足以有為本領深厚則發用必可觀豈有醫能為之而上不使乎竝立廟堂幹回氣數使海內復知有生之樂則某也退耕一耒亦與有幸

某去國之身行行日遠回首魏闕執扶元氣孰護善類望侍郎與景仁文昌耳至衢忽見除職予郡之報為之驚愕久之汲直可使不在禁闥乎入閩境則聞次對東澗之傳或又傳中使自關外喚回矣蓋覘其去留為朝廷輕重如此亦足見其繫人心焉未得實報也至劔津閱邸狀竊審擢邃殿為西廣元戎此於侍郎奚害承平時石湖南軒皆嘗為之獨君側欠予思耳向者權相息之而不能害今言者忌之而不敢害必其有以使人信服者雖

然此天心也人何與焉上聰明必有思賈之目幡  
然一念起公自近梅花萬里外母疾其驅某罪逐日蒙載  
酒龍山至再其一侍誨甚款其一走避非避公也  
恐不知者以為濡滯中途曾因蔡倅求書遂稟謝  
及此不知其果登徹否淮西之傳日急或云近稍  
寬境土幾何而歲有所慶此非臣子之責而誰天  
下事尚可為惟公深念之某苟全餘生無他驚恐  
則林下之幸也

某舊冬恭聆葺壽入珂里迎元戎欵飭一牋聊賀

則十乘啓行矣或猶謂母疾其驅天子有詔引領  
而西清夢俱馳桂府去天遠遠人聞禁闥有直臣  
今親見之開鎮之日二十四郡歡聲雷如也整飭  
官吏而汚習革拊摩疲氓而根本安理御蠻徭而  
籬落固既九重無南顧憂而其憂有大於此者非  
公誰與籌之蓋奮發敢言人或可勉而使之無怨  
心而推為當世第一人物非有以服其心乎非他  
人所甚難乎降心而從或謂不可平心而與之共  
而其正者固自若亦豈不可公其必有以處此

其比蒙面諭以里有孝婦棟烏起聽猶未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茲拜劄汗則趙作院之妻廖氏也  
其妻姑病泣語其夫請專事姑侍寢興三年姑亡  
其妻以殮里之有不順尊章者愧烏讀古事猶  
令人歎歎况親見其事乎去歲羅源之林之陳皆  
民家女以剖肝破腦活其母委巷女子一念之烈  
俄頃之間足通神明而傷其所受則亦知道者之  
所不取今趙氏婦狹姑卧起久而不懈而夫亦許  
之異乎具而衰於親者皆可以書蓋有行於隱微

非入所能知亦非斬人之知大帥乃表而出之使  
可入孝婦傳非顯報歟已遣百券與酒茗存問其  
家矣羅源二孝女與今春沙縣林家二孝子榜漫  
錄以呈  
其餞十連於郊外猶昨日耳仰高懷德何趨詩人  
所謂三月三秋者蓋居是邦而獲事一世之大賢  
有疑必咨靡過不聞朝夕考問猶若不足今因在  
邦域之中而一欲扣請便須累驛後可至如之何  
其不卷卷聞在近日比中州為樂土入春來忽若

貴糴幾與江涘等侍郎歛經綸之具而蕃宣翔者  
頓平羸者復生便覺富公青社偉事即在眼前又  
值麥成一秋比常年二三倍收深山窮谷通都大  
市各有飽意誠使坐於廟堂可使海內無飢民無  
貧民亦若是耳某衮衮度日苟少有補於民雖勞  
不辭村氓借糧經元帥威令後間有作者遏捺皆  
定每諭巨室既藉官司之力以彈壓細民豈可不  
體官司之意以賑恤鄉井皆亦相聽信此十四日  
朝家發到新會一百六十萬至倉司名為糴本更

一百四十萬將到共三百萬見者為驚米舟不至  
糴鋪多閉遂亟曉諭以初無和糴明文設若有之  
當合臺府為百姓請命祈免見者始定然價比前  
未免少增往往赴試人就浦城搬擔入京遂謂閩  
為有餘豈真然哉况下四郡尤可憐活人手段侍  
郎當專之聞常平使者一出所接濟亦不少獨某  
蝗粟而已愧無以見鄉父老惟有汲汲為之除其  
螟去其蠹賊者耳而亦恐未之能也

晚陰陽家書也因觀其地据高且遠市踞信乎其為宜也文公在建陽時以學與剝易群儉拈為話柄後亦卒如其議顧今事大體重安得有出任此舉者乎每觀新創齋舍宛如太學規畫獨殿圯將壓或謂草創時移佛宇為之又兩廡短促不足容從祀乃於繇廡過殿處迂曲以行又求學門未之見乃於戟門合掛大成殿門牌處代以府學二字是有櫺門有戟門而未有學門也不稱濟瀋學校之體私切疑之適更創殿宇有謂宜倣太學立殿

於西况有隙地在若留以有待衆議翕然某亦贊決而史君黃卿忽以所賜台翰錄示伏讀悚懼神以西為上極合禮經誠如侍郎所教似猶以舊貫為疑因考圖志舊分廟學為二廟在建溪門之東今其地猶號孔子堂學在府治今號為孔子堂巷今學不知何時移置建炎再創又葺劉守子翼遂立廟于堂以志所載則今學亦非慶曆舊址矣蓋慶曆立學初及中興後高抑崇諸公置學行都大抵倣京師學往往皆未嘗頒其式於州縣所在各

隨地隨力為之有合者有否者建主山最厯厚前  
山尤可觀嘗登意一堂見群峰獻狀曰展誥者居  
中奇哉今殿基既改築便與展誥對前此明倫堂  
非不對為舊殿所蔽而殿又以局促自蔽今分而  
東西則堂與殿皆見山如几案前固有之物也諸  
生無不欣躍相賀雖百杵交作斧斤不輟而猶惕  
然不自安歆望山判明賜榜曉以解諸生之感則  
大官唱聲衆口附和成此千百年學校盛典與建  
山相為無窮皆侍郎賜也某比蒙賜書兩及使州

四月分楮直以弊司所申若固虧兩文者不勝皇  
汗此乃侍郎開闢初所最留意者所謂劄採吏卒  
之誤則誠然矣闡臺互遣體訪之官轂擊于途不  
以為憑而採及吏卒語非獨僉屬之過亦某失檢  
點之過今當以前為戒矣所最幸者使州為秤堤  
之唱既已漸長諸郡莫不相視與之俱長富沙見  
允八十二足三山必不止此日進不已庶其還今  
春百二三十之數乎非獨官以為喜民間亦以為  
喜然念此片楮也始以百七十為準每降愈下既



金屋集卷十五 三十四  
仆又興僅將及百文而上下遽動色以為喜乎嘗  
試思之楮之用窮矣少用而後可以用必不用而  
後愈可以用今都茶場必日造數十萬楮而後足  
吾一日調度使今得伊傳周召而相之能別撰日  
數十萬緡足以代楮乎近見朝家行下微撫盱邵  
等郡住罷撩紙局不覺失喜曰此秤提之本也若  
推此行之其有益於楮甚大乃可為國家賀最是  
邵武斗壘民窮地瘠不堪科楮皮之擾今亦在任  
造之數則吾閩之福也中與初未嘗識楮亦足立

國侍郎行坐廟堂其必有道以處此願賜教焉  
某舊春南轅過泉聞海波猶未靖入湖聞山谷有  
跳梁者留三日處分遂行四月中澣後抵筆石寇  
孽自恩平乘流而下亟遣追逐至漳而止猶防其  
復入則盼全閩大帥指揮舟師一捷不小雖兗渠  
存亡未可知而醜類遂衰且散又江右之負固為  
首者亦就擒嶺外得以稍寬所以猶獲與數千里  
之嶺海相孚者鄰閩威望之庇與平日教誨之賜  
厥今朝野所恃以為漢廷長孺者惟侍郎當之內

之公孫外之淮南非畏其他獨畏其見事則說耳  
幹方兩鎮且有風績出將入相本朝令典祝我公  
歸乃不于朝而于第嘯傲甚適如大厦之欠撐柱  
何蓋自竹湖歸留耕繼之而從橐輕果山歸橘坡  
繼之而政地輕識者以為消長一大機括始皆謂  
橘坡出則意一入猶不容於外况内乎顧身退名  
高非盛時語天若祚宋中國相司馬矣某素不文  
不足以居中不武又非所以分閩手拊疲氓政平  
訟理或庶幾焉經司全無歲入或有調遣未免鑿  
空且仰他司非如廣右閩中皆籍鹽為助侍郎所  
歷兩閩可見某亦欲援二鄰以請而不敢凡嚮所  
謂抄籍科罰者非特不能為亦不肯為若所以為  
緩急之儲者亦不敢不加之意幸時安平早遂抽  
去則大願也

某伏蒙下問東廣奉朝命造軍器事去春過泉漳  
之屬邑見鄉民以敷牛皮箭竹等為詞遂辭以此  
舊之司命無預茲事問之則曰奉閩命但勉以無  
重擾而已既至羊城見郡閩中置局聚兵匠為之

監以軍將董以屬官所謂物料行之州縣皆曰俟  
料降則還料到而錢未還既久則若以為當然者  
去歲始解一次今次又解皆交于殿前司亦蒙料  
降一次價錢乃知朝廷之有信遂分還州縣料價  
以存此意而工食等皆州當之次第又起解徃徃  
閩閩亦然要之外路苟有可為朝家置辦勞費非  
所當計第終歲只得了此而本州所除以俗不虞  
者其工夫及略亦安敢以緩視之廣去天遠漫不  
知遺耗但以耳靜無所聞為幸自前歲成鄂水軍

撤還之後得免一歲更番之費每遣百兵費八千  
緡錮去秋既遣去今春又督趣復遣二百兵今猶  
欲增遣未已顧南海邊岸濶遠分屯例數百人又  
三百人在鄂則內備不可太虛亦已申請乞免多  
發尚聽行下又發配隸人為軍以赴東淮又募能  
水軍赴壽昌補水軍之額皆正汲汲奉行者亦水  
道不可不防當今急務也自春來有田疇之說聞  
者皆憂入夏報潼關之捷識者皆喜近又傳胡離  
爭立然何歲有不此傳侍郎閒居河念必自強吾

國始願益講論有用之學收拾有用之才魁柄到手則有以應手而不窮矣  
某伏蒙問及鹽事仰見憂國愛民之深慮前此東廣鹽司稍寬裕而一道所恃以為緩急之備者端平乙未叛卒之變城內兵民登陴拒之皆鹽司捐錙散犒之力也其時歲賣六萬羅之鈔是年有獻助銀兩正魏鶴山督視時於此銀不無少補朝家遂歲增二萬羅之鈔今議者猶以為尚寬於八萬羅外復創為國用十五萬羅之數往往姑拋為此

數不待智者而知其決不能辨矣蓋淳熙間二廣官擬與客鈔之議最詳東十萬羅西八萬羅每百斤為一羅每羅正鈔錢五貫通九十萬緡起解綱運然發泄頗艱人苦於科抑屢請于朝東路只賣七萬五千羅紹熙元二間又只令賣六萬羅時版曹以暗損經費爭而朝廷不之吝也寬民之力而結其心可知此東廣所減鈔數然也既還二萬鈔五六年前倉多積鹽猶以發泄為難至追鈔客認買此數年來不待到倉而客皆預納以待資次者

雖若可喜實亦可憂淮益不甚流通徧重之勢至此既無科買之患雖還十萬籬舊數亦未為甚過若又驟增許多縱極力奉承亦所有不能且亦非朝家之所願也向貿易利輕者與鹽徒得之皆輕今其利多亦足以資其困况此今線路決有不可得而盡塞者若得稍稍寧帖亦稍增為糴本之助亦幸事也必欲盡籠取之寧有是理大抵國家取仰於淮課者數甚浩瀚仰東廣者歲僅四五萬緡近又頗增若閩中則某將漕時歲起綱僅十餘萬

緡內楮半之曩端平初有獻莆涵頭增竈之說於鄭昭文者既不可而止嘉熙末岳肅之獻溫陵南鹽之利可興於喬李二相文清移書見問亦以不可止閩人之為生微矣豈堪作此俑今所願者通泰之竈盡復其舊淮鹺所至流通使東廣至於難泄賣至於乞減鈔數則國課之大計不失民生之甦息有期矣

某嘉熙丁酉侍同朝時見公言易占似有嶺海語秋僕以言去繼而公有鎮西嶠命庚子夏僕起家

鄉漕見賦橐還自西明春開鄉閩得以小星附卿  
雲何寵如之其臘僕改嶠東又明春南轅閩廣相  
望欲走使相勞問僅能謝不敏厥後沐錫翰非一  
不敏滋甚蓋自紹定辛卯端平甲午後品公為第  
一人物雖忌者之語亦同上再覽政柄諸賢悉入  
獨若有所嚴憚者既歸公無所易地者屢初改泉  
又改袁又改會稽自詭請漳則前不就泉之議始  
釋夫聖明道前士大夫皆樸實內之欲復入相不  
以自言為嫌外之分閭與郡不以高低為疑自歐  
陽諸公以名節相高之後一語必謹入而有所為  
固不敢形諸口出而就之輕又恐見議於人長孺  
固辭淮陽願留禁闈純意在君真社稷臣語今人  
何敢爾誠實少而疑畏多既盡失漢意又不及國  
初屢辭外則內難屢辭低則高難僕亦為公疑之  
甚欲勉以君命即就不必有所擇某羊城五年心  
力不敢愛病態苦相尋以此求去垂也雖名為閩  
仕中朝者指為天南嚮雖郎以下亦為之不足辭  
無所嫌儻以為地太遠望太低則廣平北人亦當

時第一人以舊宰相至亦奚害漢元狩間置南海諸郡通中國者廣先於閩而閩得常袞諸人文物遂盛今廣之衣冠與昔不侔又得一世儒宗以禮樂動盪之此變而至於曾於道之機其何陋之有程諫議師孟築廣之西城祠以賢牧觀曾子固道山亭記亦自閩移鎮又何陋其猶記在建日得公合沙書謂窘匱其無桂林一日為郡之樂今東雖不如西之岩洞然猶大海之會亦一偉觀不如西之宜人然居繁密之中無氣候以言其經用往往

東與西等不如閩之嗇某所以縷縷贊行者由前之言可以無高之疑由後之言可以無陋之嫌願公慨然一來以幸十四郡四十縣之赤子

某燈夕得章貢錄到小報知除日在臘八又五日省劄至喜甚欲舞不已于言自太史公有番禺古都會之語五方錯處四遐相易地大物衆港汊多山林阻設非盜寇出沒其間以至冒犯相踵則處處成聚落在在皆田疇當不減中州仕者以入南籍口有蠶吾赤子者必酌泉以風厲之運甓以課

督之所以護全遐氓一線氣脉者皆在帥守之身  
之心若夫銷弭姦萌填壓浮動必有文武威風知  
大體者昌黎此語盡之唐宗命婁師德為經略曰  
卿有文武才其勿辭婁起進士中春秋謀帥以禮  
樂詩書時卿大夫皆知兵則於武中求文國朝儒  
治太盛宜於文中求武惟侍郎足以當之韃窺大  
理西路所備近有緩急抽東兵相援之命此憂國  
者所共慮向蒙鑄諭以發夜郎兵下牂柯船漢以  
此為制粵之策則本路亦當備矧儂寇嘗自西而

東乎今清海之水非特自灘江亦遠自西南夷來  
則牂柯也或云沮洳數百里不可以舟要之二廣  
昔之防邊曰黎曰蠻曰交今又有防韃之說二十  
年來謂施黔有路十年來謂邕宜融有路備愈多  
力愈難奈何嘗問之西來者有云彼狡烏入淮入  
蜀皆驅吾之人因吾之食若羅殿自杞以上有一  
二十程皆不毛地何苦胃涉瘴險糧絕之處為此  
說者姑幸其不能來耳此聲既出彼豈不知或恐  
非特恫疑虛喝而已然前歲調京湖三千兵至桂



已不能承當又宜陽有土丁千兵去歲以其半稍  
入置寨皆殲於蠻今撥西之經總自招自養要及  
三千似將三之一若得兵威稍壯只如平時防蠻  
防交亦足以防內盜亦須預結諸蠻設值緊急亟  
掘深阻俾進不得前退不得食則用而斃之之策  
也若專汲汲於事外勞民自擾恐寇不在敵國而  
在舟中矣余襄公上言賊在東而徒臣西於是往  
來兩路之間而懷平侍郎既熟請西事復起東鎮  
合軍政與民政並舉彈壓內偷元氣壯實奮發威  
聲外邪辟易然與其久勞乎外而飽於更嘗不若  
端坐廟堂而決此大議則某之所以為世道望者  
某將略非特短而治民亦未必長徒久苦之於此  
易郡南昌惟有控免豈不願交臂相受已申省乞  
將見管印記交與諸司廳迤邐還里以待祠命之  
下專介通訊元戎小隊嗣月初六日遣行當陸續  
請要束

高少鄉定子

某負罪出關人所厭畏高誼絕俗載酒餞行繾綣

殷勤如待所敬激烈未已真染墮前感慨盈歲伏  
讀起立顧區區者何足以闢世輕重哉自笑今茲  
之逐非人也天也蓋不火則求言之詔不盼而異  
論無從興兩學之書不上而彼之忿無所形二士  
之逢迎不聞而此之繳無所用推其顛末則相其  
逐者祝融之力於人何尤第火災求言此大感寤  
大轉移一機括也乃竟以逐一某結局所深惜者  
國事爾逐客之艱難辛苦何足計哉去甫二千里  
舟行五之一餘皆崇岡複嶺質貸寸前不敢語人  
曷厯軫念厚有所遺對使者周章久之昔有懷金  
而不敢遺后山者臭味不同也某平生持一介不  
取之學而今受公三百千以尊者賢者之賜不敢  
辭

某輒有無厭之稟某昨在直翁侍郎處見所惠  
衛氏編集禮記解欲之不可得恐都承自金陵  
來或更多有之則乞賜以一部若無則已之恃  
崖愛輒忘其惜皇悚汗下

劉郎中震孫

某伏蒙遣示申省劄子仰見相親愛之意幸甚同朝餘年同寺甫月府文何官蜀東西何郡皆預當拜問而未敢者亦拙甚矣西顧憂深臣子所同况又兼人子之至情乎然寺簿方中朝所賴以為風骨者豈容有請福華禍夷天道之常被飄風不終朝吉報將至則念家慮國之懷可寬宜少安勿遽某游沐報墨甚寵辭然之請屢上而憂國之語不志稱楮令行旬增五文諸郡非固為欺亦畏文法

故也皆三百以上矣獨侍郎以實價聞可謂不為欺者嘗以此告之莆侯侯謂必有大力量乃敢爾近有帶到臨安新造百文五十文會者僅三指大景象可見自世間未識楮幣之前國用未嘗不可挨那既不幸而作此俑始甚便久漸弊以至於極弊而不可支欲罷不能蓋已作者不可毀習見者不能忘萬世之下豈但亡一金國哉自都城之楮既多而錢漸少然有零錢也今又作零楮之俑則錢愈不可見遂使輦轂之下而為紙錢世界此識

者所痛乃以五利誇言之朝省猶曰今且權宜他  
日收回其占便宜差勝言事者爾邊事無他動息  
否昨傳公安頗危近聞無他徃徃見孟珙置司岳  
陽意其退步耳子瞻身兼數器徃徃人見其峻除  
意和議之成故眷寓之深使鄂渚遏得虜住生靈  
息有雖聖賢亦將以如其仁許之官職豈足計哉  
盜金之獄波及前當軸者之子壻或曰前此有之  
呂吉甫與李士宏之獄以傾介甫亦及其子故也  
然聞非獨上莩之相亦莩之傳者之言殆不然也

疾風之變求言有詔恐惧修省庶回天意此中外  
所望也某荆婦一病餘半年中間瀕危者數既而  
復寬近又浸劇生意如縷情況可想匆匆稟復就  
有少果近在實之正字處見先正筠軒文集曰此  
侍郎所惠也若郡齋新刻敢泐求一本皇恐之至  
某近睹邸狀恭審特膺嚴召非特趨歸禁途固將  
與之共國政也善類無不相慶巨璫表民一指名  
片之雖存而不敢縱者伊誰之力上曷嘗昵近習

而忘直臣哉此亦轉移一機括也既而得論楮幣  
一疏觀之或曰不應於巧去之章而出召還之命  
果則謂此尤一機括也自玉音有歸咎官吏之語  
凡奉行秤提者皆重足而立列郡聞使者將巡歷  
見錙以俵居民明知其無益開告訐以行斲罰  
明知其稍過而曰施行不得不然是皆為便文自  
營之計讀侍郎此疏獨不有泚其顙乎其曰不能  
秤提者與范景仁不曉新法之意同觀其推考銅  
楮之本原豈不曉秤提者特不忍耳臺封徑徹天

聽為動則驅官吏以寘吾民者豈上意哉亦可以  
布之海內矣其曰閩中稍安而造船買銀不為不  
困閩人遂拜少寬之賜非獨閩也使五使皆見之  
則民之寬官吏之寬其受賜尤廣端平中不奉行  
履畝者王幼學在池吳義夫在洪嘉熙不奉行秤  
提者臨漳史君耳某與潛夫語此稍有識者所知  
何見其人之寡也潛夫曰利害迫處乃見學力有  
一毫不容勉強者品定論定故也審如斯言則世  
之危才之寡奈何某欲有所扣請者甚多駟車過

甫悉儲侍控

某舊鴈承駟騎經臨切窺高懷不以召為喜而以歸為幸惟忠愛一念則在家猶在朝也衆謂春和當造闕忽有傳異續四不可之說既而寒齋錄示奏藁此非辭免也乃諫疏也衆謂必將違拂必不付出未幾於却狀見之不惟不以為拂而趣召愈亟天子真聖明矣先賢謂生往徒還者以宮妾廐馬等決無可減之理此為叔末言也今四不可者皆從而可之則侍郎之言行矣雖欲不為時出其

又何辭迫斯可以出矣孔孟所遇何時曷嘗以不可為絕世主哉亦曰畏天命哀人窮耳聞留玉融兩旬與寒齋語造微妙處惜不能命駕往就二公一洗鄙吝又聞台體微爽節宣旋遂藥喜闌然問候於心豈安天之所相以扶世上之所待以為政其福量未易涯也

某去家十二里結草庵稍遠城市足以求志足以俟命此生首丘之計定矣甫下山而誨墨又臨不以前之未報為譴而拊問有加獨所問著書者愧

無以谷非獨世間軒冕無福分所最恨者無讀書  
福分平生多閑歲月而識性頑頓讀之不能記記  
之不能發用重更憂患開卷數葉則昏睡至老矣  
已矣永為一世愚人矣侍郎佛地位中人當以採  
技衆生為念申省苦語云何似不必太執今士大  
夫皆勸他人以勿出及自謀則不然及既出則又  
曰失脚滔滔者皆如是惟蒙齋近谷實之正字書  
云本非為不出規模却似真實語出則濟與否未  
可知不出則無濟之理况有蒙齋與高瞻叔諸人

俱在又二諫官氣脉尚存侍郎之出決不至錯了  
路頭若道行則宗社之福也幸毋以獨善為拘  
某比聞卽狀諸賢皆召杜成已貳卿最難進今為  
首至則氣類漸合矣邊民流畿民疫無兵無財無  
將舉三百年宗社之重而繫於一珙之手西風已  
迫檄使來入此皆大議論之待決者侍郎必以  
卧為高設淪胥以敗持此高安歸畏天命哀人窮  
願動心焉若某之愚拙得罪最為深重向之以二  
史被逐有鹽沙縣稅者有為安遠令者如令祖筠

溪先生亦以令去而某之汰去輕矣甫半年食祠  
祠滿數日起家予節可見聖度如天本無罪言之  
意以前修法度言之惟當力辭箋天之語良苦乃  
不能再比蒙慶語不敢當自此儻能究心於民瘼  
吏贖間培護根本以自贖其愧惟侍郎教之則為  
愛之此意不敢望於他人也

王祭酒與權

某甫野人不曾與中朝搢紳接每於友人實之正  
字處見往還書翰願親炙無從舊春號更化瑟者

俊還朝僕偶以部鑰趨走郎闈前便荷有收拾氣  
類意未幾太學以闕師告兩司成皆當世鉅儒僕  
墮在冗曹趨謁有時而書紳之誨不忘越年餘把  
竹符徑去悵然與實之潛夫餞拜六和塔下且見  
受業士空齋出送者二百人因憶正元中詔司業  
陽公為道州子厚時在班列自謂失其師表不能  
還公之南悒然不喜又謂朝家褒美顯寵煩以宣  
風覃化方寬然少喜既又謂見諸生詣闕乞留者  
百數十人輒拊手大喜嘗曰此史冊佳話耳今之



事得毋髣髴於是則目擊之喜當不減于厚究陵  
古郡今之藩府以碩德重望填臨之大開黃堂進  
其父老子弟布宣天子德意洗濯其勞苦摩撫其  
呻吟不崇朝精神改觀血脉漸甦矣徜徉宛水昭  
亭耜耨豐而桁楊卧太守自樂其樂如時事方殷  
何淮報未甚有聞蜀報韃頓兵秦鞏間似有窺伺  
意內脩外攘豈不在我某眇焉亡補儻猶待罪行  
間及見覲圭之來則大幸也然於近事有感焉淮  
東去夏有輕儒心洛邛後銷沮甚近解高沙僅足  
免過所成何事便與館閣之士辨以言去國實之  
奚傷然汲直何嘗言淮南事而謀寢於冥冥中今  
睚使之辨則亦儒者之過也實之踈直不能用長  
者教故如此再挫不屈亦可喜獨其處衆欠和耳  
豈非近於和者臨事又不能勇乎資稟固自不齊  
如某之不武願求箴砭以震發之非高上請  
某近拜答汗甚寵則知舊臆亦有所賜竟為持書  
者失之而卷卷之意則與領賜同去冬虜使王檝  
與兵俱至淮今兵退而使猶在此不聞入覲之說

今却謂若不聽其入則和必不成且前歲聽其入  
矣不能止去歲之兵何也朝廷方為好詞以遣之  
小行人除二令俱往亦欲略區處邊面以擬未去  
為之少遲距秋風僅數月豈可更遠緩小臣區區  
常謂上無甚失德朝無甚亂政而兵連禍結不解  
者切疑未有以解天意爾昨同朝初嘗聆尊年文  
輪對奏篇有貪天功而併取所謂天秩天討者專  
之不及見其全功有感於此意又每於任言責者  
有疑焉適居其地不量交淺而遽深言之聖度天

大獨賜包容而友朋或責其太過來汗反從而稱  
贊之謂名為更化而實未嘗更者其拔本塞源之  
論在此偉哉言乎人之意見固有合者乎當疏入  
時同烈有不謂然者從列有過不敢問者毋足怪  
也曩謂宣子平亦士人疑徐直翁從頭鋤下之疏  
為過當今真可歎息也所恃以裨益聖德扶持國  
脉者非衆賢疇賴而內自相攻恐未有復聚之期  
直前之疏何以徹司眎既忤翰林又忤相國韓愈  
真病風喪心矣昨往見樞帥以別屢及門而闔人

辭焉豈不亮其心耶殆偶然耶求去未獲奈何奈  
何曩甲午拔淹初某適先在既而鄭子敬都承至  
劉潛夫編脩繼之王實之正字又繼之而鄉之臬  
味稍合未幾子敬去實之繼之潛夫又繼之某獨  
留凡莆之人皆閤下棠陰下之所熟察者其拙訥  
無能無智無勇非獨某自知之衆所共知也今諸  
人皆去而不肖獨留非不勇之驗邪他日何以見  
長者邪此事當自謀也尊年文為一道吐氣豈不  
足行志未可作賦歸語近得昌國西監鄭監益侃  
書具道臺參之始顧眄若稍異於稠人賜以正身  
帥下之誨其佩服惟謹此兄學識議論皆不凡亦  
莆中後一輩人物也與之隣且友甚願其有立惟  
大賢教誨而扶植之亦為斯世培養人材之盛心  
也僭越皇恐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五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六  
書

劉潛夫 克莊

某昨拜報後繼遣小兒到家取女子以來欲狂字  
匆匆不果則茲便不可放過矣兩參攝行宰相事  
上頗似欲法阜陵所寄採聽處非一若能把握政  
權使不至旁落則幸甚否則不若付之外庭之爲  
愈也蜀數年來藩籬盡失所恃者大安耳曹友聞  
苦於難守欲誘之使入而設伏以邀勦之今已深

入堂與矣却未聞邀截之奇功則全蜀豈不甚岌岌哉京西僅存一郢劉廷美死於戰甚可惜郢破而荆門亦急則江陵乃孫氏有吳所必爭之地今當竭力守之蓋郭勝頗識湖南路徑在關利害若淮西史帥主欵和之說者今虜使與重兵俱至尚謂和足恃乎固始既殘而宋豐蘄等州皆被兵日以警告獨東淮稍帖近聞亦有遊騎至招信者子華與南仲論合獨不與子申同此何時而更爲異同乎廟堂猶庶幾和議之或成亦以力不敵耳力敵而後可和未聞強弱懸絕而能和者信乎謀國者之難也猶幸言路皆主張善類獨及實之仲能者意謂借二人銷黨論耳而善類則謂黨之主已散則二人者雖無及可也言者似亦以爲然某見此謀婦如前所謂取女以來者蓋拙婦念女之切同來同婦不暇計也燈前潦帥惶恐某中冬之五日嘗拜字久而後遣蓋朝家催菊坡而來尚賒留孔山而名未正五旬之間蹊徑雜出識者憂之此月初宣鎖乃秀邸陞傳聽者咸鄂十

三日又宣鎖衆謂不可復閑慢矣及喬拜左皆喜相懽有婦然邊事日急厥惟艱哉近領所賜書則良月發也宜近事之未知若夫相勉之意甚遠某豈戀官職者哉初七月入諫院時有告曰嗣月兼講矣又曰元善苦辭更兩月代爲副端矣初疏不可激也而區區所欲吐者已定既搬行李在臺官宅遷居擬先一日上殿與家人約若果觸忤則次日不敢遷入偶上未視朝至月晦繳入果大嬰突取第一疏塗抹兩以封示大臣大臣蹶踏不安某

謂以此報國乃所以報丞相也當其時豈料猶有兩月八日之留哉八月上殿天顏大不懌若接續前語又當何如某之法甚矣已聞有換元善與某之說某人南床某人拾遺只俟明裡後行之適值策免之日其夜出片紙併四言官皆換外庭不與聞真獨斷也某謀之元善元善謂向安求去不能後得其說若言人之所不敢者則不居中矣古來如是豈可先爲躁擾不肯供職繼此獨不可獻納乎獨不可直前乎其說如此蓋前一番更易言者

元善以獨留爲耻遂進攻闈之疏不去則必有去者及辭免與丐去皆及此意其不貪爲美官如此某又欲直前廿一日亟進亦用向來各有主名之語然雜之兩三條之中不若初疏單方之徑直也緣近上官以此事爲諱惟游景仁貳卿此意頗合私念綱常日用之物乃相率以某爲戒可乎是日上問答甚溫雖於緊要處不甚頷然玉顏與前大不同某再三辭去上曰且待則是有許之之意矣而姑少待也繼此可援以爲請直前之疏錄呈覺此事今爲之晚矣未必有益况未必爲邪姑少見不敢遽斷前話之意今邊遽甚急斬圍雖解而實未退也來翰所謂今之難在邊而不在廷之語信然近者求言視時嚮而著語者甚多今揆席既正聞有責報者凡端平所收拾者其不彎射羿之弓者極鮮可嘆也苟有以安國家衛社稷者真宰相也何黨之有世以肅公爲著龜以其諳時事安危與人情變態多矣豈肯受諛媚者之語乎豈肯爲報復之事乎某自縣令未三年叨兩省未綴不啻

已多况自度無補於時不去何待但素懦不能炒耳更兩三日當申祠請在左史丁丈處見即中所與書皆謂宜春之行不可辭得賢太守自關千里福分至於一身之流行坎止則姑付之蓋在外非內比也若某則處衆人睨視之地妨諸公欲進之途其不自安固宜儻求祠不獲則又以待次小壘請歸庶不刺人眼矣即中既抽身於衆所不爭之地復何疑焉與趙用父言之亦以爲然但未知賤賤可得登端預錢否

某朔旦甫拜荅又有持六月九日所賜翰至者袁人方以得怒父母爲喜况城郭之寄乎天祚我宋必無是事然自識者觀之端無足恃江防單弱最甚衆共知江陵之孤危皆咎孟珙之不亟往使果往亦何能爲若捨江陵而以小兵綴之其可渡之處非一則湘震矣豈獨湘哉豈獨江西哉或謂倂盞以史孟故姑緩上流頭勢必向淮淮豈堪荐食東南脉絡未有不相關者殆處處靡所騁矣又况驕橫之卒日甚一日恐外甫震而內可憂當未知



死所之時而班列之士日以進步爲觀未有不善謀人之國而能自謀其身者處置足以服強藩之心詔命足以墮悍卒之淚此卽中事也而某之攝承詞掖者下房耳豈敢又當此寄儻以微罪行則幸矣近之能勇去者袁蒙齋次則黃元輔可敬可慕舊冬辱賜誨云留而有益勝於去而得名若其無益不如去之爲愈此至論也每佩誦不忘既決知其無益矣何其不勇哉卽中甫到郡未可言去且亦未有其說保障繭絲之說討論素矣更進而

當事任可也欲退更使其身得乎然下潦帥不宣某伏蒙盼示記文凡記學校最難只是許多說話理因變而見常文因變而見奇不有所激何以發出卽中妙語委蛇曲折至此哉  
某前月廿七八連拜雙翰之寵皆諄悉滿紙慙荷  
某近起諸賢頗多而東廣居其二非固後名流也一闕二臺少借卽中以填壓之詞掖禁林已掃榻以待聞集賢常於待漏院拈出放翁故事同列翕然和之亦一世公論也召客惟杜成已先至內

引一疏亦已見之繼至者必有以起人意瞬息西風區處邊事正其時也若外面無急呼疾步之警則效一官一職於內地者或可少安最是今夏艱食之厄甚廣吾鄉一兩日幾無糶處遂發平糶倉穀三千餘石義倉米千石於城之五廂賑糶而郊外則義米二千石寓公士友分任其責官倉既發而後大家之所藏盡出又幸早禾漸有入市者若更旬日後結裹無虧庶可遂一飽之愿始者皆謂冬春間州家不預爲收糶廣米之謀而不知廣中

之價亦穹帥聞見廣熟而飽不忍浙之獨饑故奉糶命甚力切於爲國也使輶入惠境見景色頓異特減糶數而後土人有生意其爲國之意尤切也非有擔負者能之乎吾鄉今歲不可謂不賴義倉平糶倉之力而曰平糶可廢者無賢愚同一辭問其說則曰責僧糶而寺院受害發糶穀而官司罔利也及深詰其所以病民者則曰景方登場遽拘之倉而價日長然則尚有可修改者而因噎廢食可乎是所在爲此倉者皆可廢也歛取舊治建陽

規式與曉亭者參酌行之某辭免不得請遂以前  
月廿一日被受近亦有數輩來而交印之日猶未  
定須竣其自至續得稟謝

其落南三年且半艱思其憂凡關民瘼者不敢不  
盡力或有修造非其得已嶺外乏霜雪非獨木不  
堅而石亦爛土性不膩而塽亦碎郭內外掘地數  
尺與蜺雜而版築不甚牢所從來久故官寺小不  
修則大必費近不整則久遂廢其隨損輒葺以至  
改創者皆其勢然運甓齋饗軍堂得復晉唐舊

名此後人所不能廢者猶曰治宇然也專城之資  
甚大所在皆有子城廣曰三城中城之後便爲空  
迥始至之日欲移北教場於震東門外而再築裡  
城費不敢計而同官無贊決者今姑以待後之人  
三城二十里每驟雨易有損處亦前所謂蜺土之  
故端平間仲節彭帥大修城後以餘鎗萬五千緡  
附贖軍解庫諸軍各有磚窰月收息以辦其利甚  
遠此有補於小修者若其不小則又須別撥劉大  
參既自撥又吏部時持漕節與兩司皆有所助尚

幾何時某之修亦不輟兼屯樓八十二所嚮未及  
修既修既備為費不訾不敢求助於諸司若代者  
來以城壁交還可無甚愧獨清海軍雙門為廣府  
門面始創者誰紹興丙子折樞帥彥質葺復乾道  
戊子龔參帥實之新其牌額所以壞者虛其址如  
人家架樓然某初姑令撐柱後必有作者顛不扶  
猶可僑將壓柰何補苴無益不若掃地以求更新  
築成實址為樓為門又於其前作兩翅屋其上規  
模眇前為壯實而翅樓又前所未有伐木運石悉

從市直營卒執役百姓不知嘗見諸鎮雙門福以  
寺院辦建以科降辦衆以巨商辦或猶議其有廢  
今以連年稍有蓄積不肯求之諸司况敢免之上  
戶其持牛酒以犒役者亦不欲拒之南兵最耐勞  
苦且軍中諸匠皆有與他處驕不敢用者迥別每  
有工役尤加優恤柳儀曹記饗軍堂問工焉取師  
輿是伊自唐以前然矣舊冬興役時某姑發其端  
搯鎚以待繼者豈料留滯未去駸駸見其成又念  
去有日誰為記其實敢有請於大手筆此明公四

年前弭節處又帥守嘗辱借重其過斯門也昔豈不疑其陋且弊今聞其成而偉也又豈不喜至今說番禺軍府者誰能舍韓公語若記若序若詩其筆壯其事覈重此府者韓力也五百年間豈無繕造豈無紀述皆西周可吊之石今可與韓並驅者明公一人其愛廣人鎮廣府於此乎在使某亦得以附不朽公賜甚弘已礮石以待事目與圖併呈惟惠許是望

某拙於心計人所共知壬寅四月二十二日交

廣州印州庫緡錢十三萬四千王倅節提督財賦以甚難告其冬庫官顧錄參來說頗有增語之倅則云是不足恃一支動便不見次春約迎送外得十萬信矣別立一庫貯之名曰備安郡人皆喜緩急之有備李俊明郎中亦白莫曉所從來同官有曰折納價高則前兩三政皆然猶有更高者某所承者李權州已納之價也次年痛減涉年餘又得前數三年又減涉年餘又如之非獨價減輸納者大不及前然得以相補者

年歲後牙契復還州歲可得二三萬則劉大參  
居中之力某始至日潮梅以警告次年徭不靖  
又二慶恩新數州界有出沒者皆隨發隨剪大  
槩亦寧帖之力州家困於數易每一番動數萬  
今三年又半前所罕見則又久任之力某豈有  
他繆巧哉凡向所謂回易與科罰與抄籍皆可  
倚閣今賦之在諸縣未催者甚多來者儘易為  
力備安庫曰甲曰乙曰丙又出其錢立抵當庫  
貫取息歲六釐百姓之爲質庫又取諸此入皆  
便之今夏瀕江遭巨浸捐錢米賑濟而錢則自  
息出也今歲田當西滂之衝者減分良難亦將  
收息錢以助之四封若常無警眼前儘足挨過  
若不汲汲求去人情解弛後效難責前功併虧  
惟親誼教之念之

劉元思

強甫

六十弟初秋中澣後二日至京出所惠汗把玩喜  
甚又二日以臺疏進凡賢者所稱獎以爲美皆言  
者所指摘以爲罪者也二者將孰是必有能斷之

者平生荷後村以親友相收拾然人物太高不可攀企今言者乃比而同之雖抑揚有低昂而此事同登青史未嘗不以蔣公爲德也蔣連歲以冬月生日皆蒙見招又近日見農簿令叔問宜春甚溫意亦無他偶以火穴立論迫於諸生之攻非不知有故舊不如是無以自解此亦諸家子弟所當致察他日幸無尤焉

王實之邁

前月中澣江頭作別雖丈夫以意氣相期不作兒

女態而兄去僕孤寧能不介然于懷別之明日見招相告以歸舟已發還以詞命爲問有少遲料理之荅其意甚拳拳旬日來蜀報甚急廟堂極焦勞苟無策可獻者不敢見亦不暇接見趙蜀帥初提師出僊人關頗壯鞬以少師綴之行剗腹之說至沔至興元趙帥保青野原孤絕不通者甚久興元陳帥隆之在米倉寨僅自保荆襄初亦遣師爲聲援似聞襄近亦有報柰何柰何遠醜固無順流之意若萬一有之而吾之蒙衝闢艦如昔人所以遏

曹瞞者皆安在豈可不汲汲圖之柰何柰何襄告  
急之語不知云何猶記舊夏至兩京時如梅儒冠  
有桶子巾之嘲無何望洛而潰氣沮甚今春邳徐  
後氣索矣喫受人多少言語不敢出一聲氣高沙  
數百逆卒屋裏事耳稍正典刑聲生氣長便敢與  
館閣之士辯騰章至于再三未聞淮南之敢與汲  
直辯而淮陽之出特以直諫不得久居中非為淮  
南吐氣也今邊城之氣吐矣而虜勢鴟張誰為國  
吐氣邪以言去國於正字奚傷事勢如是臣子之

心中外則同諸賢相顧幾無一足特獨所仰者蒼  
蒼耳往辛卯壬辰間韃寇蜀深入幸而自退今所  
望亦若此一賢制千里之難况諸賢乎其孤主上  
之望甚多兄喘矣不當與言時事徒使人氣涌如  
山偶因西事不覺多言  
某自舊冬迨夏欠兄書甚多實身危地憂慮熏心  
不能自謀不能為友謀况能為國謀乎非敢曰吾  
謀適不用爾所惠高詞甚感慨激烈其眎禍福為  
何等物未有李從仲疏也鶴山在榻前為兄辨白



時在旁知狀之人豈不聞之乎真魏洪舉世知其為君子乃謂從之者為非乎不滿識者一笑失通守祿亦不足深惜雷雨求言聞援凍水倅并例上封以命至不果上恨不令當世見此鯁論爾然兄乙未秋一對爾前既言其不當及邊閩後一年言其不當及黨事又一年言其不當及濟事是一疏而三蒙臺臣採取况論建益廣乎每見廷臣有當對而請假者有雖不請假而泛言州縣者有論時事稍切而閃倏避就者皆無灾無難旬餘歲遷不失華顯其哉忠言之寃也為人所仇亦不為天所佑或曰天定則佑之矣此非吾輩所計也濟一塲中枯骨耳臣子所以切切言之者只欲消弭亂萌增益聖息曾見湯仲能雲端平臺諫無敢及之以此為洪王二公恨又區區之愚深於二筆嘆息乙未秋見潛夫奏稿既而兄先對及此潛夫意見之者漏之也不知偶同爾去秋適自當言責遂以其意言且及廷臣奏對與草茅對策蓋指二兄與庭望也繼領兄書謂不明為拈出劉長翁每謂從官

時在旁知狀之人豈不聞之乎真魏洪舉世知其為君子乃謂從之者為非乎不滿識者一笑失通守祿亦不足深惜雷雨求言聞援凍水倅并例上封以命至不果上恨不令當世見此鯁論爾然兄乙未秋一對爾前既言其不當及邊閩後一年言其不當及黨事又一年言其不當及濟事是一疏而三蒙臺臣採取况論建益廣乎每見廷臣有當對而請假者有雖不請假而泛言州縣者有論時事稍切而閃倏避就者皆無灾無難旬餘歲遷不失華顯其哉忠言之寃也為人所仇亦不為天所佑或曰天定則佑之矣此非吾輩所計也濟一塲中枯骨耳臣子所以切切言之者只欲消弭亂萌增益聖息曾見湯仲能雲端平臺諫無敢及之以此為洪王二公恨又區區之愚深於二筆嘆息乙未秋見潛夫奏稿既而兄先對及此潛夫意見之者漏之也不知偶同爾去秋適自當言責遂以其意言且及廷臣奏對與草茅對策蓋指二兄與庭望也繼領兄書謂不明為拈出劉長翁每謂從官

中惟李悅齋夔門囊封言此最切若更及此則備  
矣亦自悔言之不周仲能責臺諫之不肯言今爲  
此官者乃責人以非所宜言人之所見固有不同  
火災求言議者譁然某身當議論之衝不能遷就  
固應不免而一在衣一在泉一在福無得免者其  
池魚之殃乎既牽連得書則向所謂漏言所謂不  
括出者可以無責矣要之欲言者而不敢則爲負  
所學爲負天子既吐其所欲言者若其學與見之  
偏則罪之淺與深有天下公論在姑聽之而已劔

津值便亟拜此謝不敏度嗣月初還家兄亦當自  
泉歸矣

某自盛价持報書去後沐賜翰非一今之往還簡  
尺大抵皆鬲上語讀之令人厭既非心交亦無恠  
其然每領兄書既剝誦甚快又咀嚼久之人之一  
身不敢謂其無過而幸其寡過者非朋友切磋之  
望而誰以兄之剛銳俊偉若少斂以中和則全德  
矣如某銳滯愚拙其所欠者甚多而學又不足以  
補之安得竊兄之所餘以自增益乎若夫養之於

中發之於外可與天交者此心則宜同也茲來惟恐爲朋友羞荷所以相激發者甚至將感激之不暇又何不能受之疑激濁揚清此第一義非敢於鄉邦求詳陳侯之儉約彭令之通敏始頗喜之一則力不足以制紛一則才反足以召紛自納敗闕不容住手兄始以留鄉害爲問後又以空軍縣爲問其皆不敢辭也

遊直院 汝騰

某丁酉秋去國時論洶洶甚其冬還家惕乎其有

後命雖鄰舍不敢往來亦既逾年姓名昧昧漸與世相忘今春忽見報狀拈出傳聞多端憂懼彌甚隻字久不入修門者職此之故近讒者去或曰論少定乎儻可以謝諸公乎則謹荅曰此某之所以滋懼也憶昨同朝沐相規相勉甚至暨放逐江濱載酒相勞苦既歸辱賜諄者四問閩邸報繇蓬觀登史館貳奉常表南宮則夷夔遷固燕許之職萃於閣下一身可爲朝家用儒賀頃拜觀玉堂給札之對風電應詔之封剴切激烈言無不盡近見報

又再對以前屢上封皆鯁直則後之二對可知最  
是榻前造膝時可觀學力可以開廣德心否則雖  
言者極力今日去一讒明日去一佞未必有益也  
所愿名賢得君有信無疑天相宗社所言輒效外  
侮不作內勢常尊庶幾儒者有益於人之國惟閣  
下留意

某比者共審自結龍眷徑登鰲坡非獨侈儒者之  
榮蓋將鳴國家之盛南塘衣鉢得傳矣老先生負  
此筆幾年自南宮而北門惜其太晚矣端平初所

以可觀者正以臺閣位置得宜南塘平齋筆力之  
助爲多今執事以盛年爲之而又適當多事之時  
其典實可以聳老癯之觀其激切可以墮悍卒之  
淚其爾雅渾厚又將軼漢唐而三代矣將興之候  
於此乎覘某又踈城市絕不見邨報竊料除目自  
此皆宸札矣容陸續修賀不宣

某舊秋建上恭承中朝名流擁燾經臨又別復聚  
甫聚又別未兩月間則聞開藩之始鯨波弗靖殆  
造物以此試手段邪昔西山之至泉亦然既剪且

驅自溫奔福某時未離司存亦嘗督促於封管之內  
膺前發建人日過家季春南轅觸日茅蒿皆平生  
足蹟所未嘗到者羊城土廣民衆亦嶺外一都會  
汲汲焉以不治爲慮焉敢作愈外愈遠等語望鴈  
蕩在天表坐黃堂上乃玉堂人前日之代言諭指  
於郡國者今遂進父老于庭而面宣德意焉其地  
控山海而舟車盛其俗接馮扶而機巧繁其邦多  
儒先名哲學問文章爲東浙冠凡陳法秉義以觀  
上之人者靡不心服於是治豪強而豪強服治

盜賊而盜賊服治之易服之難蓋政與教兼善威  
與惠並行可以觀儒者之政仁者之勇一方治矣  
朝廷大典冊大議論大政事大用舍關國安危者  
非同姓之卿而疇望某領郡於去天萬里之邈且  
民夷錯處區區以威信行之幸相孚體但初到時  
潮梅以鹽徒告恩以海寇告一撿戮於江西一驅  
勦於閩浙而廣之水陸以寧因人之力其敢不知  
不遠專使問勞周渥熟味詞旨何感激如之篝火  
控謝潦帥是愧相望一方愛不訾之軀畢未了之

業此善類拳拳有望於誓御者愿加意焉

王大卿 登

某陪密旨立慄殿者九閱月當其合時無一日不奉以周旋若固然者既而承將指日畿則聚首有時眎前日之並立不可得孤蹟見逐又欲一過觀風堂不可得然則吾輩之聚豈易哉逐之時沐手帖有聞之不能寐之語謂筆談耳暨訪別江濱慰藉殷勤則知真有終夕展轉之憂顧英俊盈庭一孤拙之去何以關大君子懷抱至此不識事體汰

去固宜然三四年間所見中朝人物多矣其事君親必忠必孝其臨機變有謀有斷如少卿都承指不數屈蓋厚於天賦本於家傳重以帥友之講磨故出而用人之國宜有可觀某雖永棄無憾而愛君之念如在軒陛愛賢之念如在班行蓋世治則朝市山林皆安雖愚不肖亦同此愿况稍有知者乎所借二兵甚濟使令輒因遣還亟拜一牋而致存我所以厚蒼生之禱某不勝拳拳

某舊秋遣還所借騎嘗飭一牋述推謝悃中閱邸

報奉命採訪一道還報榻前所彈擊者非小小狐狸人物衰少曩見其慷慨喜事意其猶足以有爲今乃爾使其不辨猶可辨之適自醜於大賢何傷數目浩大如許乃以多方措畫爲解近見廟堂議有曰吳門置此披襟當之適因事去而辨到之財猶在所謂辨者自何來哉無財不足以爲備持富民之短而脅取之此豈愛護內地根本者所宜爲亦本朝法度所未嘗有也曾是足以訓侯服乎則執事此舉其關涉不小去秋導旨距甘泉一武

付之以畿漕則稍遠寄之以名藩則浸遠非上之不知公也遇事輒言言必盡輒發發必勇固忌者所不能容也不容奚害合衆力支大厦而巨材引退豈不爲世道惜富沙掘閩上流且阜陵潛邸又考亭西山之鄉里其俗悍然知義其兵驕豈不知律袁蒙齋所至有治狀獨於建無緣亦不諳其俗云爾都承父於閩且有助於建之唐石父老聞前茅將壓境皆欣欣相告曰慈父寔來建牙何日其必有以尉滿其所愿欲某既爲建之人喜又不能

不致先一州後天下之念

某中夏飭數字爲前茅之迎繼而聞大開黃堂延進千里之若吏若士若民而以其所親承德意布宣之未嘗不爲建之七邑得賢史君喜然昔者夾侍香案時親炙最深嘗竊論當世人物以父師之傳與天賦之厚而又當甚盛之年其精神心力足以運行之宜莫都承大卿若也而又居甚緊之地結甚濃之眷正扶持世道所有望者曷爲既將漕又遠而守藩乎富沙據閩上流自炎興初之擾更

百年乃復擾今氣數定矣漸還舊觀矣歲幸其豐稔飭官吏以毋擾喻大室以毋侵則悍者可馴足以熙民氣兵因其既增教主將以紀律合恩威而參用則驕者可化足以壯軍容世之以五馬爲樂者漫不知曰軍曰州二字其名義何謂其先後何說其職守何在不知者皆是也知之深者則曰府庫之財尺籍之兵如之何應猝雖然捨是無說也非本朝法度之所許也惟有節愛儲蓄以全民力而結其心惟有拊循團結以練士藝而收其用此



皆明公所素講而優爲者日爲之則月見其效月  
爲之則歲見其效然天下有大於一府者持顛扶  
危莫難此時豈必待甚急而後求哉愿益講其所  
謂謀斷者以赴不俟駕之召其所至見稱拙訥雖  
鄉隣亦謂然昨幸免唾罵然亦豈愿忤君父以  
求免朋友之誚乎亦各其志云爾記憶不忘是猶  
知有小臣之言其必有感寤之日則不以爲忤矣  
山林之蹤可安雖沒齒無憾矣糠婦入春得病至  
秋浸重屢危而復安甫涉冬遂不可拯平生家務

最踈以有當之者今失此助覺身世不復有聊賴  
意惟有自憐中間困於藥裹欲修籀府賀敬未果  
妙墨墜前問勞周悉重以經說縑粉茗果折楮俱  
盼既衣之食之教之又資之用不復有厚祿故人  
書斷絕之嘆感激不已潛夫實之辱軫記則同世  
皆笑莆人之多愚而公獨交念之抑豈徒憐其窮  
而已乎戒實之不必以狂自名愛之深也實之惟  
敬畏西山先生其戒之必見聽師已矣友之責也  
愿因書常無忘此意西山云亡豈特門人之痛其

關係世道不小上於諸賢惟思西山不置其親聞  
玉音如此設尚存世事當不至此今人物星散無  
所主沐浴之履千年後猶爲人寶惜况先生之子  
乎仁夫乃亦不免聞已端甚善比見其從子師道  
云西山曾買宅一區推與運幹以居其旁有隙地  
可立祠宇俾其子姪奉守之爲便若學祠之外不  
知此地何如文公既祠于學近家亦有祠故也文  
集編纂當已就讀書記自衍義外須有門類可刻  
使先生用心之苦不泯於世高弟責也地主責也

若文章正宗之類其編次已脫藁者可付之書坊  
否使後學速見之家有之爲惠甚大

其窮鵬原頭相攸宅兆非特爲亡者計亦此生首  
丘歸宿之地也令舅左司會葬日某後實之潛夫  
兩日乃能往雖登一嶺頗峻然平行委蛇四五里  
所謂吳山者却環秀又穴道亦溫燥無他慮蓋蜀  
公葬於孤嶺生長之地距今府第百里左司慮來  
者以遠涉為憚以吳山居道里之半卜兆其間築  
菴路旁所以接續孤嶺信宿之氣脉孝子之用心

如此造物豈不相之邪沈莊仲今可以無尤矣抑  
謀於是重有感焉滿腹經綸蔽於斯丘以其疇昔  
所得於外祖玉山接北方文獻之傳與夫家庭所  
言淳紹極盛之典袖手十六年不復有所試矣偶  
逢端平推上省闈未免執乾淳以律叔季將欲挽  
而達之全盛之世其志豈不偉哉正紀綱抑僥倖  
裁濫費以次舉行而汰冗卒特其一也殿旅一闕  
而身去矣借使不闕可汰而僥倖百出可盡抑乎  
古來多如此豈天之未欲平治邪此某所以於左

司之葬而有感於端平元二之間而繼之以歎歎  
流涕也賢太守表西山先生之祠於富沙驛舍往  
來之衝非特俾郡人有所式猶記之數日而文忠  
薨可爲端平千古嘆息近聞盧園解光城復二叛  
獲則淮之西稍能立脚矣又聞滁不守果爾則東  
又失利或謂去歲督不及西則光破今督及之則  
西可全其未及者東耳則滁破使督之力真足以  
莸生靈則是天相之矣人方有望於天而何敢議  
其所以靜坐嘿思而歸之天也都承以學力之甚

富與精力之方強此則天所擬以扶世道著力以濟事則某之區區至望也

某蒙盼賜先正忠簡春秋臆說前輩未離塲屋時其讀書已考訂如此欽惟敬誦拜教甚宏

某前秋過富沙留三日瞻山川之形勝企軍府之雄華為府主者必有大福力大威望如都承大卿乃克稱而某也夢所不敢到忽聞壬午一日之間趣刻趣銷若隱然於一堂吁咈之中不露圭角可也豈謂近而朝市之一喧遠而四方之虛傳而顏

然廢放不出戶之蹤漫不之知既知之惟有惕懼况又後旬餘甄別人材之札其間數字讀者吐舌况某乎安得不益惕懼空元祐人物於姦黨邪等之中此事豈可再見今蒙被此名者幸不喜多况語意未必然邪中外皆安揣漢子房所謂帝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喜者也區區謂小臣去國跨三年而能為人主不忘如此不忘其人斯不忘其言矣或者幡然感寤始天意也蒙賜書時但以初報為賀往往不見續報耳既見之豈不易喜而憂某

孤子寡朝欲自結知九重獨荷左揆又察其無他  
大神每過稱其無瑕退自檢點無不嚴當某亦密  
察當世氣力全而謀斷審可以付重任者莫閣下  
若行矣得政必能開廣淵藪有以明某之心則死  
且不朽矣自柄臣相踵三十餘年問士大夫肺腸  
變換殆盡端平初發露事幾時今駸駸復然某所  
望於卓然自立之君子者不淺矣獨自爲謀也故  
不覺其言之多

某掃軌屏處時沐賜書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近閱  
報狀何遽有丐歸之請宜朝家之不見聽今之有  
氣力有謀斷足以用人之國者如公能幾然未必  
若典藩之猶可以行及物之志也留耕以揚激自  
任一守一漕富沙遂有兩王都承度使亦苦硬可  
謂同時盛事若擇牧守監司皆如此蒼生不吐氣  
乎若聚而在朝盡行其言主勢不益尊乎昨日傳  
聞徐郭二坡彈擊而郭尤壯國有人矣烹阿封即  
墨著數不多而齊遂強者以上之人自察之而自  
行之耳今諫臣既任逆耳之責而格心之業則大

臣責也此事良難近吳季永貳卿與昭文書有云  
規模狹則德業不廣思慮碎則事爲不開格法嚴  
則近習多怨恩意寡則中材不附其警語如此曰  
狹曰碎似中其病若近習已患乎寬中材已患乎  
離而欲更甚之乎來翰所謂狐裘蒙茸不當有牽  
制謙遜之過而當以身行天下之重則斯語得之  
矣此則繫其力量何如耳邊事固可慮種蠹分治  
足以當之否都城得雨雖無抹稽事亦稍免焦熬  
蘇湖諸郡若盡得熟足以補之否使郡禱雨而

有年可卜閩下四郡早禾皆以稔告若晚收亦然  
則飽可必若他處皆然則飽可安此臣子所共愿  
也實之還元秩潛夫將有除命皆所謂相公寧能  
使之久在人下者寵教巨編富哉潛齋之詩也典  
雅而深長有古意焉潛夫猶欲激之俾盡出樵川  
以後者其忠君愛國之意豈有畏於箋註者乎嘆  
服西山先生集刻板已就從潛夫處借觀之序文  
無愧於李漢而行世之速不沒其師又過於房杜  
諸公矣

